南河志

南河志卷之四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　標續纂

員外郎

章奏

部覆左給事中張企程題議周家橋武家墩疏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徐作等謹　題為　祖陵受患有自

諸臣會勘已悉恭具疏洩大畧以慰　聖懷并乞

嚴勅地方臣工以圖共濟事都水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

出勘河給事中張企程題稱臣本謭劣無所比數荷蒙
皇上委以勘河之役臣思前科臣行勘者巳非一人彼其時
祖陵水患未甚所重在運道所急在民生當其任者一疏築之一補救之巳耳即有必然之畫或苦于經費之鉅或阻于時事之艱勘者一人任者一人勘者為兼慮偏億未必身肩其任任者瞻前顧後未必盡行其勘此勘者徒託之空言而任者竟貽之後來兩者所由來漸矣臣今奉
皇上震怒威靈特授　簡命專為勘視　祖陵而出此固當為萬世永賴之計不可為一時苟且之謀故臣銜冒炎暑

陛辭兼程業于六月二十日抵泗州會齊總理河道工部尚
書楊一魁總督漕撫戶部尚書褚鈇及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崔邦亮吳崇禮唐一鵬先期夙戒展謁
祖陵果見長淮激湍洪波汩流
寢殿沉淪松楸渰枯而下馬橋以東東關以南一望汪洋萬
頃誠有如御史牛應元崔邦亮所圖上者已而回視泗州
若水上浮盂而盂內之水又滿室廬漂蕩民人筏居舊時
桑田化作萑葦氣象之慘澹景物之蕭條且使戾夫視之
當必流涕而臣等相顧錯愕益不勝其恫于中矣熟察其

故皆言前此河故不爲
陵患自隆慶末年高寳淮揚告急當事者習目前之見畫極
救之畧淸口既淤而又築高堰以遏之堤張福以東之意
不過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而不虞其勢之不相敵也築
尚壘土爲堰時有衝決于
祖陵未甚稱害迨後甃石加築壅塞愈堅舉凡七十二溪之
水滙于淮泗者僅留數丈一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
加以黃身日高海口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瀦蓄日益以
瀰月後一月歲後一歲周迴數百里浩蕩若海安得不倒

則曰腹心而咽喉而手足其緩急輕重固自不可紊者況
今腹心受病寧以咽喉手足之故而遂緩勿治耶臣竊謂
今日之役以開周家橋武家墩為急救
祖陵第一義其或有梗運道隨為區畫有傷民產隨議蠲賑
有損鹽灶隨議減額但處置得宜下流有歸斷斷不為地
方害此并條臣勘明并應估工程應動錢粮與諸臣參酌
定議而後 上聞者也臣又有說焉勘議者臣臣一耳目
耳一手足耳所賴集思廣益共分猷念者又地方諸臣責
也儻分彼此便屬參商欲勘議之得當而無負今日之任

使臣知不能矣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地方大小共事諸
臣同心計畫協力經營毋恤一已之嫌怨巧為推諉毋畏
一方之阻撓互相觀望毋以職掌不我攝秦越異視毋謂
利害不身親模稜塞責毋面從捐遺毋始勤終怠有一于
此則臣為任怨任勞之府而諸臣居無是無非之鄉豈直
負臣且負
皇上臣職司糾彈何惜白簡隨其後第非　天語切責則異
日猶得藉口以枝梧也盖臣之勘議方始而諸臣之共事
維新故不得不諄切屬望之耳再乞　嚴諭諸臣

家橋等亟圖開濬而後徐定導淮治黃之策則

祖宗在天之靈巳妥　國家萬年之脉巳固而

聖懷以紓

聖壽以先　社稷幸甚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善

除患者貴審緩急之勢先其所急而緩者徐圖之則患可

消而事功易就否則未有不至于貽害也方今淮泗之積

水日深

祖陵之受患巳甚凡我臣子可忍坐視而不急為之圖乎茲

科臣張企程奉　命往勘擬奏所稱衝冒炎暑兼程而進會集諸臣恭請展謁觀　園寢之沉淪憫泗民之昏墊尚確計議博訪輿論除清口沙見行挑闢高良澗僅可建壩滾水高堰之築屏捍高寶淮揚功難盡泯未敢輕議遽廢為目前計惟有開周家橋武家墩二處為急救
祖陵第一義第周橋水尚浮諉稍俟水落與工武家墩口已決即令滔滔東注淮水漸消應先馳
奏以慰
皇上孝思但謂兩處俱開勢必衝射高寶等處或梗運道或

傷民產或損鹽灶勢所必至誠不可無處置之宜又謂一

人之手足耳目難周而諄諄以協恭和衷共分猷念為諸

臣望至于心腹咽喉手足之喻尤得先後緩急之宜此蓋

廣集衆思參之獨斷為計甚悉為慮甚遠可謂不負

明命克稱任使者也恭候

命下備行治河大小臣工同心協力計畫經營毋相推諉毋

事觀望毋秦越異視毋苟且塞責即將科臣所奏周橋等

處急行開濬以出積水至于殺黃導淮與夫疏洩之宜可

為萬世永賴之圖者漸次酌議興舉而凡應估工程應動

錢糧逐一勘議明白停妥具
奏前來以憑覆
請定奪施行庶二瀆安流
祖陵之丕基孔固萬民永奠運道之飛輓無虞矣謹題請
旨奉
聖旨黃淮阻塞為患這開通事宜既經科臣勘奏便行與各
該河道官將周家橋等處作速疏濬以安
陵寢毋得推諉觀望如有造言阻撓的拏來重治其餘工程
還上緊酌議具奏

部覆分黃導淮告成疏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徐　等謹　題爲河工告成遵奉

欽依分別效勞官員以勵臣工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工科抄出巡按直隷監察御史蔣春芳題稱先是分黃

導淮工成總河工部尚書楊一魁總漕戶部尚書褚鈇勘

河禮科左給事中張企程會同臣甄別效勞官員具題上

請遂該工部題行巡按御史覆勘查核奏報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隨該工部咨都察院劄行到臣臣聞

命之日恐懼不寧隨會同南河郎中李元齡海口郎中樊兆

程清江員外包應登徐州道參政徐成位海防道參政由
遷喬穎州道副使詹在泮率淮揚二府管河同知張兆元
劉不息馮學易等趨謁
祖陵因歷清口黃家壩至海口下流及各閘河等處沿迴勘
視查得泗州
祖陵往年伏秋淮水壅浸
陵麓舊龍嘴水深一丈一尺漫過三橋之上神庫丹墀等處
水皆尺餘近節據泗州申稱今歲伏秋
陵內別處乾涸無水惟金水河舊龍嘴二處有水堪輿家謂

之隨龍水遇雨則長天晴即消較之往年水勢頓減一半
祖陵並無渰浸據此臣與司道覆勘相同也又查得昔年清
口沙積泗城窪下受水為多每遇淮漲與護城石堤相平
近節據泗州申稱六七月內雖有連綿之雨淮水止渰堤
根一尺八寸至八月內旬日大雨如注水陡增五尺石堤
尚露四尺六寸亦無往年壅溢之患等因據此臣與司道
覆勘相同也又經臣與司道各官同詣清口等工將挑過
河渠用篾簟繂量以驗廣狹用長竿探試以測淺深築過
堤堰用步弓丈量以計土方砌完閘座用鐵錐鑽驗以辨

堅鬆掞工逐段細加查核並無滲漏之處亦無虛冐之弊內勘得清口闢沙工自上口起至三岔河口止河面闊七十丈水深一丈三四尺勢甚湍急淮黃交會處所河闊二百餘丈淮水居二黃水居一天妃廟以下一帶河身水深一丈五六尺不等亦有極深測丈不及滔滔東下由安東入雲梯關以達於海並無淺阻詢問沿河父老咸稱已復數十年前景象等情又勘高家堰綿亘七十餘里自清口起十五里為武家墩又三十餘里為高良澗又三十餘里為周家橋淮安之南五十里為涇河又七十里為子嬰溝

又一百五十里為金家灣各工原建閘座挑挖河渠纍築堤岸俱各堅完如式足堪分洩暴漲捍禦衝決臣遂又同司道各官詣黃家壩勘得自壩口起至周伏三庄止計三十九里係新鑿河渠口濶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六尺勢極洶湧自新河口至安娘城計十里河面濶三四十餘丈深二丈不等自安娘城起至浪石止計二十里河面濶三十餘丈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俱奔流甚急北岸衝有蔡家溝一口見今用工堵塞以下又有蔣家窪一口濶二十餘丈水深五六尺由漁溝歷澗橋入高家溝另道歸海原係

議建滚水石壩之所已用埽料暫累兩頭待秋冬水落用石修砌自浪石起至周伏三庄出口止計九里河面濶三十餘丈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流勢湍急又自王家口起至周伏三庄止計十五里原係行水舊渠先經堵塞今仍議挑濬河面濶十丈底濶五丈深八九尺不等兩頭各建石閘一座各砌石堤二百丈仍堅築土堤高起縴道益恐黄壩奪河即於此中轉運又周伏三庄起至五港口止一百二十五里俱係舊衛河形今開叚挑濬已成大渠自周伏三庄起至娘子庄止計七里河形從此轉北面濶六七

十丈水深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自娘子庄起至張家庄止計十八里河面濶五六十丈深八九尺不等流勢皆急西岸衝有郭貴錢寶二口俱已塞完又張敬口濶二十餘丈水流至梁家庄復歸正河此口見今議堵東岸有鄭學張愛二口濶二三十丈皆通耤家河行三十餘里至三岔墩復歸正河原非旁溢且水勢深廣今議留為分洩自張家庄起至袁家社止計十五里河面濶三四十丈深十八尺不等流勢亦急自袁家社起至陳溪止計十五里河面濶二三十丈深五六七尺不等水流勢稍緩東岸衝有

一口已經堵塞溪上寺基頭衝一小口濶十餘丈下通朱家口復歸正河不必堵塞自陳溪至岔廟止計十里河面濶二十餘丈深五六尺流勢稍緩内頗淺溢溪下壩南衝開一口濶二十餘丈由高家溝入大湖經新安鎮板浦另道下海今議建滚水石壩待水勢稍定用石包砌自岔廟起一支由秫朝口一支由掛甲墩入鹽運河止計二十五里河面秫朝口濶二十丈掛甲墩濶四十丈深七八尺至一丈不等流勢亦急自運鹽河起至新工頭止計十里河面濶三四十丈水深九尺一丈不等勢亦湍急自新工頭

起至五港口止計三十里河面濶三十餘丈深一丈二三
尺不等近港居民房屋逼近河僅濶十丈深一丈五六尺
水勢迅速但此港乃衆流會歸出口之處稍覺窄狹應於
七里河南另開支河一條逸出閘外與港北之水同入潮
河宣洩尤利又看得五港之外起歷南澗河至新立子河
止計四十里河面濶二三十丈水深至二丈自新立子河
起至渦蠻河止計六十里河面濶三四十丈水深二丈四
五尺自渦蠻河起至灌口止計五十里河面濶六七十丈
至百餘丈不等水深至三丈灌口之外歷竹浦四五十里

至海洋又皆深闊無際見今重載船隻往來不絕此皆分黃導淮工程之大較也隨該臣會同司道議照黃河歷關陝豫徐由北而南以會淮而淮水經潁亳鳳泗由西而東以會黃二水混合同歸於海自隆慶三年河決崔鎮淮決黃浦以致黃流侵軼淮水倒灌泗州之波遂及寢園二瀆交病其故坐此先是當事者已將清口之旁張福堤栽損淮水精出然正口橫沙積如岡阜新鑿二渠所洩細微故黃流遏遏未減淮泗壅灌日加乃言者未察二水故道不曉利害源委徒欲盡撤高堰謂可洩方漲之勢快

目前之計不知清口乃淮泗門户而高堰為室家垣墻今閉門毀垣既非往来之路而高下阻隔又無逆流之理即盡撤高堰之長堤必不能减泗水之尺寸近二十一年已有明效况長淮大勢南去則強黄必躡其後不惟倒流遡跳有傷

王氣而淮揚一綫之漕隄何以障萬頃之往瀾運道梗阻鹽課淪没

國計民生所損非小且堰之南開周橋堰之中開高澗堰之北又開武墩凡三建石閘各濬支渠下達山陽之涇河實應之子嬰邵伯之金灣各歸港汊以入江海

則堰雖不撤猶撤也何必為奪隣之舉以貽莫大之害哉

幸蒙

聖明在上嘉納良策分導並舉未期成功目今清口積沙已

闢淮泗之身滔滔縱出交會之處淮高黃平清多濁少二

水判然並行不害故去年雨僅數日水積一丈二尺波流

漫堤

祖陵丹墀之上水浸尺餘今年秋霖二月驟雨旬日視去年

不啻五倍而淮水深不過六七尺即泗城護堤之水亦

未滿五尺是淮泗可無大壅而

寢園已就奠塏自此以後即伏秋盛漲不能有加於今日而因時疏浚又有周橋高澗武墩諸閘以待非常之溢則萬

年

寢廟庶可無震驚之患矣至於黃家壩新河南仰北俯南則正河之身北則蒼莽之野故南決則有須洞衝徙之患北決則衝湖港入海之路今臣周遭查視南岸完固其北岸黃家壩以裡有蔡家口周伏三以下有張敬等大小四口即順其衝溢不事堵截亦於新河未損民間不傷但夏秋霖雨固可洩其羨盈而冬春枯涸或恐致其停緩已經議

令各用埽料堵塞惟蔡口之下有蔣家窪陳溪之下有高家溝其流頗覺深濶今相度地形議建滚水石壩盖水溢令其分殺使餘波有所游行不致壅閼而射斷水落聽其歸洪使河流之勢專一不致散漫而墊淤頗得蓄洩之宜似為長久之策又娘子庄至張家庄有鄭學張愛二口通耤家河行三十里與三岔墩正河相會又寺基頭岔廟陳溪下壩共決二口然相次分流同入五港皆始離終會既無旁出之憂此塞彼通又免濬鑿之費今議並留聽其自行由此以達五港勢順流急咸無阻碍但五港綰谷其口

舊閘兩旁室廬迫近阨流雖深駃恐難延納諸川之水今議

閘外疏渠異道同歸似為便計至五港之外勢尤窪下一

望無涯直奔灌口乃灌口濶至百十餘丈深至三四餘丈

即使全河盡傾亦無憂其阻而不納況僅分黃流之半其

為通利可知矣大抵分導二策以急消

祖陵水患為第一義次之運道又次之民生自茲工既奏三

利畢集信嘉隆以來未有之績也水濵之人長年之叟往

來縉紳商賈之輩咸以工成為慶獨臣一人之私言哉若

河性靡常謂百載之後保黃淮之無遷徙臣則何敢知獨

觀二瀆安流之勢天時人事之符豈可謂智索力竭算無

遺策者矣此

皇上巍巍治功與天無極臣子何所言勞而倡謀宣力胼手

胝足諸臣實與論負與以為能舉其職者則在

皇上憫其勞勩特加優異以風勸任事者而已若夫內閣主

持之正該部題覆之公自有

聖鑒在臣何敢復贅奉

旨覆勘臣矢心天日無敢隱諱亦不敢虛辭飾美以欺

君父而誤在事諸臣伏乞

聖明勑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將會題前項覆議定奪庶幾

彰一代之偉勳作百工之忠藎於治道民生非尠小矣除

効勞官員分别先奏外謹以勘閱過兩河圖説并查核過

各工錢粮造冊另本進呈　御覽青冊送部查考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七月内先該本官題為前事開稱臣法

吏也主於綜覈彈射而不任乎叙請

恩賚又卷查臣院從來不曾董治河之役亦從來不曾叙治

河之功近蒙

皇上以

祖陵重鉅無之運道民生關繫匪細
特勅臣與科臣戮力同心督理茲役其分導工程濬築次第
臣皆相與窮委遡源慮始慮終及決河放水臣與河漕諸
臣親臨守視臣又與科臣周環查勘質之所報一一符合
絕無虛謬臣不容以無言蓋黄淮並行舊矣黄河屢有潰
敗然皆決於上而未決於下故雲梯深廣不改而二瀆安
流無恙至隆慶年間決於桃源之崔鎮黄水散漫雲梯沙
停形成仰瓦此殆天之所廢矣故徐邳一帶河與城平清
口阻塞泗州為沼識者隱憂謂數年之間不南決睢泗由

湖入江則壯決張秋奪汶入海

祖陵有衝射之虞不獨止於浸潤而徐宿曹單淮揚高寶數十郡邑尋將盡為魚鱉此其害雖未著而其形已成岌岌乎殆矣今費帑金僅僅數十萬耳為期不過幾月耳輒使湍悍之黃奔騰而趨灌口上流迅駛積沙日刷此得其要領而河漕二臣又皆實心任事凡事務實故成功之速也蓋不獨治淮而併以治河不惟上奠

祖陵使松楸萬年無恙而中之運道下之民生俱獲其安而無復意外之虞此之關繫誠為弘遠所謂殊異之勛無上

之績者非耶臣與科臣親見諸臣拮据泥淖櫛風沐雨其
勤大有可憫而其功殊有可録臣敢愛一言不明
社稷之大計而泯沒諸臣之勞勩哉謹與科臣查覈甄別敬
為我
皇上陳之叙功詰冗不録專録部覆通抄到部臣等看得泗州
祖陵係我 國家根本重地 王氣所鍾命脉攸繫實
聖子神孫億萬世無疆之丕基也向者河淮相附入海雖間
有潰決壅塞然經先後河臣時加疏治水患猶未甚也乃
今淮流驟漲震蕩

祖陵泗州民幾為魚鱉蓋由海口淤淺河身墊高清口阻塞
遂致淮流倒灌漫衍旁溢為害滋甚我
皇上超然遠覽奮然獨斷　特遣科臣會同河漕諸臣勘議
復　勅按臣以監督之委任責成亦既嚴且重矣顧當始
事之初衆議紛紛臣等且慮時勢之艱財力之詘分導之
功有難於兼舉者幸賴我
皇上大發帑金特留漕粟三四輔臣協贊於中河漕諸臣戮
力於外酌標本之宜決分導之策自黃壩以達灌口而黃
流有建瓴之勢自清口以達雲梯而長淮無汎濫之虞二

瀆安流百靈効順固
祖陵不拔之基拯盱泗昏墊之阨運道民生均有利賴是皆
我
皇上仁孝潛孚精誠遠格所致也臣下何勞之敢居顧
祖陵水患莫甚于今日而治水之功亦莫大于今日則懋賞
勸功之典誠有不容已者今據河漕勘科諸臣幷巡按御
史先後奏勘明實合宜分別查敘自
上裁如內閣輔臣趙　張　陳　沈　一德一心
善謀善斷無收群策沛然歸海之百川參贊　神謨允矣

擎天之八柱坐致平成偉績益彰燮理殊勛但輔臣簡在
帝心臣等曷敢槩敘至如臣作臣呂鳴珂謬貳工曹適當大
役憂勞徒切于夙夜拮据莫效于涓埃但知竭力奉公安
敢貪天掠美惟是大小臣工祇承　德意備歷艱辛不可
殫舉委應敘賚以彰激勸若總河尚書楊一魁淵猷遂識
治河卓有全謀殫慮竭忠分黃又攄獨見率屬而恩威兼
盡大小各効其勞節財而盈縮有方公私咸受其益
陵寢鞏萬年之磐石漕渠轉千里之舳艫創始既出非常善
後猶多良策相應優加陞廕併賚者也總漕尚書褚鈇冊

衷體　國石晝匡時建閘闢沙長淮消壅遏之患通江達
海下流成排決之功役大衆而加意拊綏群工兢勸理經
費而多方節省百蠹盡祛
陵泗賴以奠安　宸旒永紓　宵旰所當優加陞賚者也勘
河科臣張企程特奉　璽書力排異議集思廣益咨詢下
及于芻蕘履險乘危率作不辭手胼胝始終允資宏畧造
淮益復安流所當優敘於四品京堂陞用者也巡按御史
蔣春芳澄清茂著風猷稽覈兼承　簡任堅持分道培
國家命脈于萬年博采謀猷奠淮泗生靈千百世[illegible]

然之畫奏勘協輿論之公併當優敘于五品京堂陞用者

也戶部尚書楊俊民抱憂時致

主之忠定足

國裕民之計請帑金而閭閻無加賦之擾留漕粟而畚鍤興

宿飽之歌凡玆水土既平實惟勛勦是賴原任工科都給

事中林熙春見任工科給事中楊應文掖垣持議計周悉

于河防

殿陛攄忠力主張乎

國是巡鹽御史楊光訓巡漕御史況上進秉憲持衡綱紀肅

清于郡
國分猷共念勤勞茂著于河淮原任都水司郎中今陞永平
府知府徐準朗識鑑空雄才双解分導賴其贊議執持不
惑浮言補郡原屬循資酬功宜加憲職先任江北巡按御
史高舉條開武墩壩高良澗畜水脉而灼有定裁巡按御
史牛應元首建疏周家橋闢清口沙察河形而獨倡宏議
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允濟巡按御史姚思仁原任河南巡
撫都御史荊州士巡按御史涂宗濬調夫衆以供役誼切
同舟發贖鍰以犒工心誠為

國以上諸臣大有裨益河工均應優加賞賚者也總管工程
部屬方面官員如中河郎中袁光宇海口郎中樊兆程南
河郎中李元齡清江廠員外包應登右參政徐成位曲遷
喬副使詹在泮職有專司各殫謀猷而集事工期底績不
辭櫛沐以宣勞以上七員均宜優加敘賚内袁光宇徐成
位苦心經畫勞瘁倍常相應破格優陞樊兆程首建疏鑿
海口之謀竟成導利兩河之功李元齡條議悉中肯綮程
督尤著忠勤俱應加四品服俸久任責成包應登勞勤久
彰雖陞本部郎中係是循資遷轉原與敘功無與仍當優

敘再陞職級詹在泮盡職于新任相應陞俸㴱遷喬勤事于俸深相應優轉北河郎中黃承玄南旺管閘主事陸化淳夏鎮管閘主事尹從教山東管河按察使龔勉管河叅議王嘉謨沂州管河僉事戴爆河南原任僉事呂兆熊以上各官心存共濟志切效忠相度均有賢勞告成樂觀厥美均應併賞者也其分管官如運司同知羅大奎趙烱陳昌言府同知劉不息馮學易梁大政張兆元彭士遠通判何天申盧茂郝鶴趙宗禹推官曹于汴李應魁李晳徐鑾知州鄭元輔王陞知縣吳顯科丁汝彥何際可劉體乾何

東鳳陳從義都司姚伯潼守備周一夔指揮鄒爾極司户
孫純祖以上二十八員或催辦物料或稽督工程或查盤
錢穀或支放廩粮心力之匪盡無遺旦暮之奔趋靡息均
應優叙内羅大奎應陞濱河知府加以憲職仍管河事劉
不息馮學易俟建閘工完應陞本部司屬趙炯加正四品
服俸仍行管河張兆元管轄新河迢遠辛勞逈異尋常近
經按臣復加疏薦應陞服俸一級陳昌言梁大政彭士遠
何天申盧茂均應陞俸郝鷁趙宗禹曹于汴李應魁李哲
徐鑾鄭元輔王陞吳顯科丁汝彥何際可劉體乾何東鳳

陳從夔玓應優賞以佚擢用行取而何際可功過相準應免住俸姚伯潼周一夔鄒爾極孫繩祖咨行兵部擢用者也其提調官如副使張國璽知府郭光復范以淑李元賓知州萬民命知縣趙邦清傅道重張受訓以上八員雅著循良之譽已見通才復襄疏瀹之勳孟徵遠界内張國璽出納錢粮勞倍諸郡相應賞稱憲職餘當併叙賞賚仍加紀録者也知府盧學禮王命爵運司同知唐禎同知劉行疇通判高斗位知州秦效鵬劉道孔調元宋大訓鄒希賢許一誠劉庭芥李邦潢周璲劉應文曾如川黃大賁易可

訓張文桂崔維嶽知縣王國禎周六書文廣張居仁尤應魯李沐民孫居相冀光祚尹就湯王一禎姚宗道龔仲敏錢德華金德光趙存誠勇慎劉志選陳治本王應元薛芳樊王衡張寧杜冠時孫延伍惟善劉一全臺存道羅士學吳達徐文光翁汝進楊其善任愚涂表馬性和冷啟元王以蒙廖自伸馬應龍陳幼學王象恒鍾鳴陛蔣成材任轍周遷邑鄒思亮蕭鳴韶以上六十七員派夫役而委曲調停黎庶共趨于鼓舞徵賦餉而稽查輸轉經費不漏于錙銖均當併敘同加賞賚者也其散委官州縣佐貳首領指

揮千百户省義等官如州同郭佑承鄭文判官施奉惠承纂劉杞馮時邁都鍾陞任判官高雲鷂經歷汲鳴雷張國麟錢宗尭黄天秩滿録孝縣丞周應遴閘臯呂尭書主簿黄賡徐守隆何天衢王三聘周之翰徐時泰高朝王三汲范文煥典史陳應文周鳳樟陳綸李一龍許維翰陳國輔康皡康璠陞任典史儲明善巡檢黄宗輅倉官王明卿指揮陳弘道千户周九垓名色把總李世臣陳梓張應允姚學崇施其藴百户張經綸鎮撫魏一舉以上四十五員力覩濬鑿各効趨事之勤躬歷風濤共赴急公之義相應優

等木欽此又奉工部劄付為酌議就近委官督徵未完木植以備工用事劄仰到司交代到職奉此除本司前任郎中李之藻徐待聘各任内追完頭二運木植節次批差經歷王大器官舍王稱試等押解赴京交收外職於天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履任接管查得交代冊内有久提未到逋商江享威呂王等各拖欠木價數多隨經移會江南撫按道府及行有商縣分嚴提經年文移往返解有還報者至於見監之商犯家產多已盡絶親屬俱已逃亡除先後監故林宗汪正興汪之政等已該前司題　報外其續到

見追之呂玉汪景韓代追之呂四妹亦相繼而斃於獄至
今年九月而張應昇亦物故之檄職給棺擡至義塚生者
已死死者無親於是委曲移檄致書各縣搜處始檄發源
等縣解到頭運商杞俞桂親屬程劉三呂玉家屬呂實江
手威汪許等二運商杞汪源家屬汪得名汪之政家屬汪
得家等連到廣平條楠木二萬一千餘根職親自查閱木
中多不登原式者職守攸關宜為撙解又據各商苦訴又
繫乘斃之餘眾親累屬得尺得寸皆係生命再四籌之與
其發換延為烏有熟若另收可以濟公除行高郵州知州

汝梅黄秀仲邦憲李綸趙英麒何廷貴劉大化石璠朱時泰陳學周王一卿陳啟龍朱文選李易王懋德將舜元李獻可王一方醫生金應祥劉藻周尚文李茂賓程懷忠劉克順以上四十七員名承委則實著載更效勞而心力俱竭仍照原題咨祭移咨吏部紀録內沈華章募夫赴工即令赴選量從優處義民醫生本部給與劉付冠帶免其本等雜泛差徭着也及照原任工部尚書今丁憂李戴歷蒞知河務經綸足濟時艱在事僅兩月之餘持議多萬全之策原任工部左侍郎沈思孝主分黄于始事之日持定

箕于盈庭之時二瀆既奏成功衆論咸推偉識二臣之功皆不容泯均宜併叙者也如該司署印主事張天秩才猷敏練心計周詳攝司篆政寅恭贊河工益多謀議資俸既深如遇本部員外郎缺即應陞補併賚者也原任都水司郎中樂元聲當河務紛紜之際躬簿書填委之勞雅有擔當殊多裨助似應併賚者也如該司都吏董大知典吏鄧應坡盧應詰勘科吏屠世德張世延俱效有勤勞併咨吏部查照資格優處但　恩賚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統乞

聖裁恭候

命下容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河工告成遵奉

欽依分別效勞官員以勵臣工及節奉

欽依工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河工告成奠安

陵寢有裨漕務朕心嘉悅合宜陞賞以酬勞勤楊一魁加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讀書褚鈇加太子少保各賞銀伍拾兩紵絲四表裡仍各給與應得誥命張企程太僕寺少卿

蔣春芳陞尚寳司卿各賞銀二十兩楊俊民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裡荊州土張允濟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裡楊光訓況上進涂宗濬姚思仁各賞銀十五兩林熈春楊應文高舉牛應元各賞銀十兩徐準加按察司副使袁光宇徐成位曲遷喬各陞一級樊兆程李元齡各加四品服俸包應登陞二級啓在泮陞俸一級仍各賞銀十兩黄承玄等七員各賞銀八兩羅大奎陞知府加憲職趙垌加正四品服俸劉不息馮學易侯建關工完陞工部司屬張兆元陞服俸一級陳昌言等五員各陞俸一級郝鵬等十四

員各賞銀八兩擢用行取張國璽實補憲職郭光復等七
員各賞銀八兩仍各紀錄盧學禮等六十七員各賞銀六
兩郭佑承等四十五員各優叙陞用李鳳喈等六十一員
各賞銀三兩其劣陞王官的照前題准事例仍以原官調
用原任尚書李戴侍郎沈思孝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
裡該部調度有功徐作陞右都御史照舊署掌部事賞銀
三十兩紵絲二表裡仍給與應得誥命呂鳴珂陞俸一級
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裡張天秩陞本部員外郎賞銀八
兩樂元穀賞銀六兩餘俱依擬

以上分黄導淮之工已經告成在事効勞大小臣工亦該部覆叙録分别賞賚惟是未盡善後事宜又該江非巡按御史蔣春芳條議一十六欵俱係彼時切要事宜亦該部覆奉

旨允行例得撮其大畧併録于後

一築遥堤以障潰决議于開挑黄壩新河兩岸做正河之制加築遥堤則水不能遠攻而河身永無汎濫之患

一砌新河口以禦衝刷議于新口做照清口惠濟祠之制將衝激處所包砌石岸其迎溜處堅築磯嘴以免衝汕

之患可為久長之計

一裁張福堤以縱淮流議將張福口堤迎溜處所再裁去数十丈使全淮之水直出清口泗水可以全消

一置犂船以濬淤淺議于清口置犂船設淺夫歳加撈濬使沙無還淤淮得通流

一疏藉家河以分横流議于藉家河浚深其旁衝二口因勢利導曲折之處挑取徑直裨于陳溪岔廟正河分洩横流仍築南堤以護安東

一闢五港口以助宣洩議于五港口南岸低窪處另開支

河分淺來流同潮歸海

一積物料以濟緩急議于黃壩口等處建造棚廠買備樁草等項以備河患以固堤防

一建減水閘以分暴漲議于蔣家窪高家溝建減水石壩二座分殺急流使內無驟漲外無漫溢之患

一設鋪舍以處夫匠議于新河口至掛甲墩建鋪八十四座編立字號令鋪老率夫防守河官躬親巡督庶夫役安揷有地河道可保無虞

一議修閘以杜

陵患議脩

陵東減水閘并金永橋西減水溝建小閘一座以防衝溢其

舊龍嘴及

陵内地低窪用土培墊保護萬年

一復浚船以疏河身議于周三庄至五港口全河入海之

處宜復疏浚之制造浚船二三十隻船費則處之廟灣

餉稅浚夫則調之廟灣餘兵統以衛職督以海口同知

則水沙藉此蕩滌而河身永無淺澁之處

一填泗州以護

陵寢議于泗城大爲填築城基修整街衢絶葺官民廬舍仍于護城石堤单薄之處　補堅固以爲外捍泗城永賴之利

一治濬渠以興水利議于淮揚等處開支河分溝渠至於高寶興泰積水之處大治溝渠疏通水道仍令淮揚二府同知兼管垂百世無疆之利

一塞黄堌口以防河堤議委官查勘斟酌堵塞庶爲二陵萬年之利

一固王公堤以保漕渠議將歲修之銀買石包砌本堤則

根基既固衝嚙不憂漕渠民命兩利俱存矣

一專責成以臻實效議淸口闢沙委同知馮學易以南河郎中督之五港口河工委同知張兆元管理黃壩至娘子庄委運同趙坰王口等處建閘工程委同知劉不息而以海口郎中督之庶分管得人事權歸一等因具

題蒙工部覆議除黃墻一款議行河漕撫按會議外餘俱依

欽遵前件

題覆奉

聖旨依擬行

部覆知州俞汝為條陳河道疏

工部尚書姚　謹　題為

祖陵防危運道梗塞敬陳治河簡便切要事宜以便責成以

紓

聖衷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原任山東按

察司僉事今降山西沁州知州俞汝為題臣往者備員曹

南遍歷河上頗得梗槩勸止草灣之議預防符離之决且

請疏淮水下流蓋與原任濟寧道副使今陞南京鴻臚寺

卿張朝瑞所共議者嗣後草灣停止而二議未行卒有黃

堌口一决衝入符離淮水湧起憂及

祖陵嗣後河臣楊一魁復開草灣運道遂阻於臣前議似有

左驗始信芻蕘之言未必無補于

聖明也目今事勢危急正臣子效忠之秋謹攄胸臆擇其簡

便切要者條為八欵盖治河自有要法如楊一魁之分黄

導淮潘季馴之以水刷沙二議最稱石畫欲開故道不必

全鑿河身中間只開一水道待水歸漕一洗深濶此以水

刷沙之法也欲護

祖陵先塞決口次疏下流俾黄水不入淮水得行自然就下

此分黄導淮之策也舍此而別議修築總屬虛費然而河

工積弊利開新河不利開舊河知開全河不知開水道倘

行臣之言挑河塞口悉如款中所陳方畧事半而功必倍

之運道大通

祖陵必安而錢粮節省必多即措處無難者伏乞

勑下工部酌議上請裁擇施行

計開 除議停泇河一款不錄外餘款開後

一沿河任事之責宜均夫河南山東鳳陽巡撫俱兼河務

中河南河張秋夏鎮泉閘俱係管河特以事權不一設

總河都御史節制之耳今秦越其心獨累總河以致物
故者削奪者後先相繼而總河遂為陷穽臣查總督邊
臣與各鎮巡利害共之故同心協力不致大壞河道獨
不肰節制謂何殊失 國家優任大臣之意請乞申明
璽書各處有河地方分任其責有功并錄有罪幷議庶同舟
之念自專而事可永濟

前件看得

陵運民生俱屬重務專任分理統係王臣總河固為治河之
臣巡撫亦兼河道之責事體既各相關利害似難獨任據

題將河南山東鳳陽巡撫及各處有河地方如總督違臣
與各鎮巡事例各分信地共任其責有功並錄有罪幷議
誠有見治河非一手一足之力故為此同舟共濟之議相
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河工緩急之勢宜審臣惟治漕治淮原非兩事疏濬塞
三法本自相資開而不塞河無兩流之理塞而不開水
無歸宿之處若運道大通水勢必退治漕河即以護
祖陵也豈論後先夫淮水氾濫為

祖陵患者黃水灌入淮水不出湧而起耳往時淮安閘口水長則築水涸則啟舊版具在年來規制廢格黃水倒灌入淮遂成巨浸故分黃導淮此議甚當惜南流不斷又增決口水入止藉成淵一閘豈能宣洩欲

祖陵不溺也得乎臣愚以為宜修舊制先斷淮安閘次塞蒙墻口使黃水不入再疏下流如冬稻白塔射陽三湖引淮入海使有所歸如是而淮泗之間不安流

祖陵尚憂淹灌萬萬無是理也決口之初宜急包裹兩頭不使掃闊此為上策今已無及人見瀰漫數里駭心束手

不知急必有緩處濶必有狹處無論遠近擇其可施工

者以法塞之下流既塞上流必淤乘其既淤然後補塞

決口于力最便別有方畧在後

前件看得淮為

陵害以其壅也河為漕梗以其決也故治河則故道復而漕

運通濟利則淮水減而

陵寢固此疏塞之切原相資為用而緩急之勢所宜熟審者

據題欲先斷淮安閘以遏黃流之灌淮次塞蒙墻口以圖

運道之復故運道一通黃流自順黃不入淮

祖陵之水自消矣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山脉沙水之性宜熟考之形象者言黄河以南太江以北為中龍由陜入嵩過曹縣起泰山盡于登莱三島左一支自桐柏分水曰淮右一支自河南分水曰渭而黄河北流從天津入海此禹故道也自宋熙寧間引河入汴勢遂奪淮貽患迄今此不察地脉之故也夫黄河萬里遠來合水既多更加兩澤湍急難制以區區人力爭之不知量矣然水本就下帶土而行急則深緩則淤宜

急不宜緩故可合不可分可以停而淤亦可以刷而凋此其性也沙與土異古人有劃脂聚米之喻謂其積聚雖耳然不可聚而可囊揚之則浮刷之則去凝之則堅此其性也識沙之性故全河不必開借水刷之堅土雖立致借囊沙築之識水之性故支河必不宜鑿欲塞上口必疏下流欲通故道必塞決口此理甚明人所易見者惟山之土石有骨起伏有勢高下分合本自天然善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易以奏功合選知地理有心計者沿州逐縣相度形勢俾全河在目庶不致慢嘗而

徙費

前件看得河性靡常變遷叵測善治河者要在識沙水之性因其勢而利導之故識沙之性不必開全河也借水以刷之耳識水之性不必開支河也因塞以通之耳據題欲選熟知地理之士備察全河本性或某地有沙當以水刷某地有石當以力攻務使全河預悉胸中臨期施為無悞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錢粮經畫之制宜豫臣惟總河不司錢穀何從便宜無

米之炊終成畫餅此何時也而可虛文以責耶上策宜
借內帑發水衡錢或議漕粮改折如先臣潘季馴所奏
次則倣兵興故事內外省直協濟下則責成河南山東
鳳陽院道各從地方工力酌議方畧其行漕地方量派
夫工助之而河道督臣總其成庶可措手
前件看得當今時事孔亟莫如治河而河工亟需惟錢粮
為難措擬題請發內帑已經本部會題奉
旨內庫缺乏似難再瀆水衡金錢匱乏之舉朝共知若有羨餘
自當發豈待今日惟是請留漕粮一節先經戶部咨允

協濟五分之一本部題將漕粮抵數已經奉
旨准留移咨戶部轉行近河省分查扣去訖其內外省直協濟河南山東鳳陽派夫值河工大舉之時近河諸臣自當分憂共念正所謂責任宜均之說也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治河簡便之法宜採夫河工大費其一在議開新河爲新河易見功也其二在議開全河量沙挑濬以尺寸計之爲工費難查也如臣前議不必別鑿新河河有故道如李吉口至徐碭間隄岍尚可因也不必議開全河中

閘壩開小河一道通水自下而上近水處量留數丈以
俟塞口將成併力通之黄水自然歸漕沙逐水走自然
深濶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舊議塞口必用捲埽每埽大
者費十餘金中者六七金長濶不過以丈尺計所塞幾
何往年崔鎮口決長不過一里深不過一丈二尺計用
人工椿草𦆓麻等物并料築上流共用銀一萬六千兩
今蒙墻口長數里深倍之當用銀三十餘萬且有憂其
難成者如臣前議不拘决口遠近從中擇其可施工者
兩岸築入先用柳條草土隨宜築之次用囊沙之法中

流最急處用船船不必另造也查各處粮船拆造原有
定艮每拆一船除篷桅外估價不過二十两至三十两
計費止三四埽之值耳合於粮船回南過淮時查該拆
卸船隻存留聽用在廠者責令各處船夫駕至淮上收
管約有千隻似省而便囊沙不必用布也江南米包每
個值銀八釐再加草繩二丈即用百萬不及萬金即以
開河夫裝貯沙土每包定以六斗以草塞口以繩緊束
一人可負而走運至工所俟釘樁一定以埽捲邊運沙
連包入水時日可集至中流急處方用舊粮船先期令

夫船運土石或沙草滿載撐駕河濱每船用木樁三四根下釘以篾簟相挽以錢箍札定然後加土鑿沉一時而下水自阻塞更新開水道併力挑通使黃水流衝故道自然深濶其費之省約事之速成可坐而照也

前件看得黃河原有故道堤岸尚可相因據題其間李吉口至徐碭一帶不必議開全河畧開小河一道引水東流以俟塞口將成併力通之沙逐水行自然深濶為費既省成功復易深為灼見其議塞決口之法謂捲埽不如用船囊沙不如用包調停物料之多寡斟酌費用之煩簡俱皆

鑒可行相應依擬行河漕查議施行伏乞
聖裁
一夫役募集之方宜酌臣惟河工重大役民動以十餘萬計倘召募不均苦於騷累約束無法易生他虞取用不節費難措處體悉不周卒多危斃當此災傷之後沿門起夫裹糧從役大拂民情倘行臣前議開故道止於通水借水刷之可省工力十分之四塞河用船用囊沙二法可省工力十分之三往時用夫十二萬十四萬者今可用夫七八萬而此七八萬先借留河南山東鳳陽班

軍次宜藉洪夫閘夫及淮安牙募夫總計二萬有餘此輩有本等工食每日每人照舊例加給銀一分支給約束頗易然後議起民夫選能幹有司統之似不為虐且無意外之虞若厚其犒賞便其安插處置周悉俾無饑寒風雨之憂亦仁人用心也則有司存

前件看得動大衆者貴恤民艱成大事者不恤細費夫徐淮自古爭雄之地一旦聚夫數萬若非調度得宜安置得法意外之虞固所難免據題欲先借留河南山東鳳陽班軍次耤洪閘等夫二萬除本等工食加給銀一分恩惠既

施約束自易然後鳩集民夫選委廉幹官統率各役併力
興作河工自可計日就緒矣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天時寒暑之候宜乘夫治河先察地利次審天時不時
而動大衆與大役此坐困之術也河上之役入伏則水
發難禦至凍則鋤畚難入惟春月夏四月與九十月乃
可施工若不預為區處將來觧不惧事合行總河督臣
速將築塞開濬事宜及錢粮夫役料理應分三四工以
淮安塞口為一工以蒙墻塞口為一工以開濬舊河水

道分作兩工各以本處道府官董理之坐名請
旨而以往來相度稽察催督責之贊畫一切停妥待時而行
庶臨期無誤其疏下流如芒稲白塔等處俟事定後相
度議行庶有次第
前件看得治河之役與别項工作不同天時地利人和缺
一不可據題入伏則水發難禦至凍則畚鍤難興惟春月
夏田月與九十月乃可施工一切應舉工程誠當預爲分
理委任本處道府督率其應用夫役錢粮尤宜先爲區處
庶得乘時興作免致臨期稽悞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緣係

祖陵阽危運道梗塞敬陳治河簡便切要事宜以便責成以

紓

聖衷及奉

欽依工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俱依擬行治河大事照防邊例總河與各巡撫共任其

責功罪同論

部覆曾總河題報清口洪淺疏

工部尚書姚　謹　題為淮黃消落異常運口乾涸太甚見今回空阻滯將來重運可虞伏乞大加挑濬以裨

國計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如春題據管理南河郎中顧雲鳳呈報清口運河原係仰受淮黃之水以濟糧運每歲水落沙淤量加挑濬然而淮黃之灌輸不竭則輕重之舟行無滯今歲十月初八日本司過清口查探水勢尚深七八尺見謂洪沙甚少方切慶幸不意運

日西風大作日耗尺許蓋霜降之後上流既微而淮黃會
合乘風入海其疾如駛至二十一日本司復到清口則運
河可褰裳而度回空船阻滯千餘矣事勢危急且恐天寒
冰合遂不及請詳一面牌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建亮會
同清河縣知縣關香督率該縣縣丞張正習主簿胡來佐
調集長淺堤壩堡閘夫一千六百七十六名於二十五日
興工晝夜挑挖至十一月初七日水深四五尺以為船可
通行矣故於初八日開壩通船不意內水外洩纔過回空
船二十八隻而淺阻如故初九日旋復築壩嚴督開深河

底至十七日又闢通河心高亢處所三百一十丈濶二三四丈深三四尺不等及接引各塘蓄水注之運河似亦足以通舟比一開壩而水之奔入淮黃者勢若建瓴不半日而深者復淺淺者復涸旗軍六七萬人環立兩傍荷畚而待濟者徒有相顧駭嘆耳矣竊照運河之水本借資於淮黃今內水反向外流此淮黃異常大變也從來清口止闗浮沙今則河心老土壅闗三四尺矣顧內深一尺外亦消一尺計今運河之水比平時消一丈五尺挑濬之功終不勝其消落之勢行據清河縣查報未進口回空粮船三千

一百六十四隻是進口之船且不及半能無誤新運妨
國計乎必須大濬務使運河老底再闢濶五丈深七八尺庶
得與淮黃相接而運可無虞矣第事勢已迫夫役無措淮
揚州縣應調徭夫不過二千餘名又衝寒觸凍晝夜不休
見今肌膚盡裂殊爲可憫合無容志趁動錢粮每日量犒
食米并另募千名齊力合作而後今歲之河工可完將來
之重運有賴再照回空既阻新運必遲計挑濬之功必需
一月若河氷既合風雪驟至又有不可預期者伏乞題
請少寬期限庶免倉卒追呼軍民逼迫致生意外等因呈詳

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清口係淮黃交合之所向来運河俱仰受其水以濟粮運隆冬水落沙淤雖亦其常然不過量加挑空便可通舟不意今歲淤淺乾涸一至此極且前此淮黃勢盛海口宣洩不及類多內灌為運河患則有之固未有淮黃消落反令內水外出為運艘梗如今日者此誠從前未覩聞之事也據報見阻回空粮船三千一百隻有奇臣不勝駭異為之寢食俱廢蓋回空既阻勢必於新運有妨安得無凜凜也除一面批行南河分司督令該管河官動支歲修錢粮加募夫役上緊挑濬完工必使回空粮

艘期在半月内盡數過淺無誤新運此則河臣之責任也而未可以河變諉也如有遲違愆期容臣分別查參施行

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清口為淮黃交會之地粮運喫緊之鄉邇來為勢甚大利運不小所憂宣洩不及內灌為患耳即歲或水落沙淤亦不過量加挑濬然未聞有淺涸之變也向見勘臣崔邦亮一疏謂河自宿州南平集由五河縣盡數入淮符離集之水亦引之而南其入小河口者僅十分之一二已耳夫河強

淮弱河既入淮淮不能容必泛濫南潰而清口交會之處其勢必殺于時即虞清口有淺涸之虞而今果然矣據總河疏謂分派夫役上緊挑濬期在半月過淺無悞新運臣等何容再議但查挑濬二次開壩勢若建瓴不半日而深者復淺淺者復涸如此景象雖目前努力加工回空無悞竊恐轉盼春融新運在邇倘河流南行之勢未能遽挽則徐邳宿遷以下終成平陸運艘自淮上出者果何途之從而能飛渡以抵

京師耶是以今日之治河保

陵園所難緩濟運尤其亟焉運河不治糧艘難

國家百萬生靈將何所賴以全生乎此其為害不小其所關

係甚大而不可不亟為預畫之者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討議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理河漕部院嚴督該管河官將清口一帶淤淺處所上緊鳩工挑濬務使回空盡數過淺如有遲悞工程不行依期通利者即便指名查叅以便從重究處再照上源不利故下流淺澁今之挑濬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其根本亟畫原在李吉口以下舊河總河前疏議開王

家口者雖以挽南流為
陵寢計實以復故道為漕運資也所經本部照議覆
請至今未蒙
簡發以致河臣疑慮未決人心觀望稽延不知王家口之開
且未刻期成功則上流之水未能源源而至即清口日加
挑濬終何益哉伏乞
皇上并將臣部所覆總河議開王家口之疏
速賜檢發俾河臣得一意鳩工上源既達則淮黃之安流無
恙清口之仰受如故而運艘之來可保其永無他慮矣緣

係淮黃消落異常運口乾涸太甚見今回空阻滯將來漕
運可虞伏乞大加挑濬以裨
國計及奉
欽依工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這清口淤漲及王家口等工程俱着總河上緊從宜挑
濬以通運道毋得躭延觀望致悞國計
部覆曾總河題議建閘濬渠濟運疏
工部尚書姚　謹　題為清口勘議已定新運接濟可

期懇乞
聖明俯俞寬限以便責成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
科抄出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曾如春題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顧雲鳳管理漕
河按察使汪可受淮徐兵河副使劉大文會呈蒙職憲牌
仰漕河道郎便會同南河分司淮徐道選委熟於治河官
員隨同該司道遍歷清口上下一帶查勘淮黃消涸之原
病根何在果否天時亢旱有無旁溪未浚并单内款開浮
冝孰爲可行應當速舉孰爲窒礙應合免議此外有何未

一築堪以避淺利運者一一查議詳確作速前來以憑施行

等因蒙此該司道查得原任兖州府通判李國祥素習河

務見蒙本部院取在王家口大工效勞堪以隨帶查勘行

據本官呈稱遵依從王家口工所兼程伍晰夕柢清口遡

流上詣洪澤沿流下及淵河一一相度一一咨詢始知淮

挾七十二溪之水居四瀆之一非褰中迅流乎徃以黄漲

口恒積沙水多倒灌通濟閘名為節水者直以禦漲而巳

比全河由渦澮入淮淮秉河力而流益迅寕獨口無積沙

抑中泓衝深五丈有奇淮可幸不涸潞不泛濫獨淮黄中

泓既深通濟閘口日見高聳內灌不嘗過顙外注不嘗建瓴此所以狃習見者疑於旱爍疑於旁洩而深求其病根也今勘洪澤諸湖漭瀁無泮湖頭兩口分流里許合併成河寬約百丈奔揚直下如瀉即向有岔河出張福口者今亦自為淤墊可得謂旱爍乎可得謂旁洩乎乃知今之淮黃由地中行也非病也但重運漸次抵淮桃花麥黃漲復難期可得泄泄坐俟河溢故計宜有謂王家營築壩如閘障水上湧者然河誠深廣即倚樁埽可以成壩而所費不貲業難卒辦況有限之財終難填無窮之浪乎有謂從許

家閘開東壩者有謂從烏沙河閘外壩者有謂從清江浦閘仁義壩者有謂從福興閘開麗家灣者有謂從惠濟祠前出新溝者議雖人殊無非已試之良特昔者淮黃與高寶水勢相平計誠為得若今湖水凌二瀆之上懸流及仞無閘為節湖涸可倚而俟也仏儀柢淮三百漕徑又將何寄况諸河無不淤狹又非旦暮可以濬復者即不難於夫力不贍能不難於湖水不繼耶惟是酌新宜槩舊制乃有復閘加閘猶為半古功倍者盖永樂中陳平江伯以湖引漕達淮於淮安北設閘有五一板閘二移風三清江四福

興五新莊節宣湖水漕計賴之嘉靖中添設通濟閘漕益
利為隆慶初黃河併流徐邳與淮會於清口河強淮弱不
能衡河中堅淮阻倒灌黃亦囓後迄三十餘年通濟舊閘
敗弃於泰山墩外新閘改建於甘羅城南無資節水祗憑
禦漲以是閘有沉沒有衝塌者不之問矣乃今閘口與清
口相距里餘濬非不深其如閘閘則立涸露底啟閘則傾
注溢岸復古平江節宣之制為今第一議也故通濟閘內
除移風久沉者徐圖補砌外而新莊而板閘俱應速為脩
繕使湖水倚閘以盈縮亦倚閘以去留也通濟閘外除今

閘枋基出水五尺有奇恐閘重運別濬月河外其通淮水深淺處相應濬　水河一道河口接淮處設閘一座庶乎接淮有路矣至於各閘相距遠者其餘長其水費仍當添建一二閘信理閘如理財惜水如惜金爲實諸湖自足濟漕盖平江經畫居然今日事也理合具呈等因據此該司道遍歷清口上下備細查訪無異會看得清口外河二瀆所會消滴並無旁洩第以水面觀之昔也外水內灌今也內水外傾高下之勢今昔相反又上之勘至高家堰一帶昔也漲與隄平落猶淺深隄根今水去隄根且十餘里矣

又下之勘至烏沙河一帶處處皆是外低内昂此其形似
黃淮消落病在不足然者及以水底測之實有不然清口
積沙舊號門限歲歲挑闢深不及丈今深且五丈而日衝
日下未已也通濟閘外河底化為河岸深藏豈是不足蓋
水以沙擁而内灌沙以河淮交鬭而成河黃淮合為一家
則来也專而有力去也直而無停故其高下形局一旦變
遷乃爾

國初全河入淮此景蓋嘗有之先總河萬都御史辯之詳矣
目前紛紛之説開渠築壩雖有六款大都拘泥故常歉引

河水内灌熟察地勢斷在難行計惟有俟大工告成河來擁淮將有内灌如故之理然四五丈深潭豈旦夕淤填之力哉重運將至勢難徐待亟因便於高寶湖水而建閘濬渠節宣用之計無復之矣職雲鳳自去年十月以來日夕焦思河上設法輓過回空粮船業已將竣正在經營建閘為新運計而職可受職大文奉檄會勘見亦相同乃委管季國祥所引平江五閘之側則固蓄湖水北引濟運又居然往事之可因者也無憂不濟矣惟是運事既已届期河道方在改局職等竊以遏洪過淮不能盡如常限為懼是

亟望本部院預

請寬恩於

朝廷耳除一面會行淮安府動支河道錢粮給發本府管河同知王建亳督同清河縣知縣關冊各備料興工創建石閘一座木閘一座修理舊石閘一座并加濬河渠通限三月十五以前完報等因據此卷查三十年十二月內准工部咨為淮黃消落異常運口乾涸太甚見今回空阻滯將來重運可虞伏乞大加挑濬以裨

國計事該臣題清口淺阻空船督行挑濬緣由本部覆議亡

臣嚴督該管河官上緊鳩工挑濬務使回空盡數過淺及

又

請將部覆臣題議開王家口之疏速賜檢發俾河臣得一意鳩工上源既達則淮黃之安流無恙清口之仰受如故而運艘之來可保永無他虞等因奉

聖旨這清口淤淺及王家口等工程俱着總河上緊從宜挑濬以通運道毋得稽延觀望致悞國計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隨經督行司道併力挑濬及查將高寶爪儀諸閘與沿河一帶淺水涵洞盡數封閉蓄水北引濟運期於通行

無阻不謂新歲凍解淤淺益甚河官智窮慮竭工力靡施臣私念關聯上源黃流漭沆之大勢如故也一旦淮黃會合之處頓成淺涸必有受病之源而特不得其故耳臣為
王家口大工集夫三十萬衆身駐河干撫綏調度時不可離因以所訪士人與議陸款督行漕河道汪可受會同南河分司顧雲鳳淮徐道劉大文周遭相度必求所以受病根源與經治方畧以仰紓
主上南顧之憂盖臣叨有治河之責何敢以變異自諉而又何敢輙以疑似之見瀆

天聽也及諸臣勘議水涸之故大都因淮黃會合河底衝刷深且五丈外低內昂勢不能復溢而上河涸病根實源於此前項欵議類皆拘泥故常之見一一查驗毫無實際今所恃淮南高寶諸湖之水臣檄行封閉甚嚴不令旁洩北引接運頗有餘資以故司道諸臣議欲因便於高寶湖水而建閘濬渠節宣用之正昔年陳平江已然之明效也目前濟運似無逾此除臣即一面批行動支錢粮責成該管司道督行河官上緊辦料興工勒限三月半前報竣必期放水接濟無誤新運外臣查得漕運議單過淮過洪漕司

不得過三月河道不得過四月
明例昭然凛不敢越茀今河道變遷恐難刻期以是在事諸
臣惴惴然懼干違限之戾不能不仰邀
主上之寛恩也懇乞
勑下户工二部覆議上
請行臣遵奉施行儻至期如有不效即嚴譴其何所詞臣無
任隕越祈籲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思孝題爲運河
漸濬漸深水勢愈消愈涸重運萬分可憂事本年二月初

十日惟管河工部郎中顧雲鳳手本內開河口運道自去
歲十月初十日以後淮黃驟落至二十一日回空阻滯隨
該本司督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建亳清河縣知縣關香
調集高寶江儀山清桃源等州縣徭夫委高郵州判官王
萬有清河縣縣丞張正習主簿胡来佐山陽縣主簿謝倜
寶應縣主簿戚治世晝夜挑濬從河心中另開一小河至
通濟復從通濟閘至清江閘二十餘里內凡探水勢淺澁
者俱加開闢至十二月十八日工完候至二十八日水開
二十九日放船南下至正月十九日過船一千二百零一

隻彼時新開河渠尚深只因通濟閘座樁木盡露進船一塘必須打壩塞口接引湖水滿漕方可過閘雖云費力船猶可行至本月二十二十一二日淮黃驟耗三尺船不復可行矣乃築壩車盤日僅可車一二十隻然船猶可車也至二十六日夜東風大作至二十九日三晝夜之間頓耗水六尺每一船過用夫千名船稍舊者竟折而為二又不復可車矣本司為萬不得已之計另於迎溜去處開河一道彼時較量外河水面務深丈許以為必濟之計然自二十一日興工以來水消八尺此時僅深二尺矣以千夫之

力數日之工曾不足以敵旦夕之耗則此河雖工已將完恐又成畫餅夫空船尚爾重運可知在今日雖進一船為一船之幸而將來又多一船為一船之憂本司百方計議早夜圖維智窮力竭莫知所措或謂張福口宜塞使淮黃不至旁溢者此一策也方議堵塞而張福三百丈之口一朝忽涸無復涓滴之流矣或謂引接高寶湖水以濟運者亦一策也嘗試洩之若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在內河若有餘而出外河則烏有矣況高寶諸湖原以淮水為源今尚外洩則無本之水也若今常流將不數日而淮南三百餘

里立涸矣或謂天妃䃣灣諸壩宜開者此其瀉洩湖水較河口爲甚而其不能進舟與河口同也至謂桃花水發宜姑少待者此尤渺茫目今孟春已盡地脉宜融而立春以來水消八九尺是四時之令且不足信而况未定之天乎總之河涸病根由於八月至今未有雨澤亢旱旣久百川皆竭人力竟無如之何耳目擊事勢窮促擬合揭報等因又據淮徐兵備副使劉大文稟稱本職親駐清口會同顧郎中東壩但遇東南風起外水消落數尺不能接濟必得西南風方可進船即勉強完回空之數新運斷不可恃環

視周遭別無可引之水亦無可議之疏且宿遷白洋河而
下日漸淺澁各湖俱竭豈人力所可施哉自古以来無淮
黄湖澤乾涸之事於今見之可為寒心惟恃黄水之至不
知王家口黄河挑止深一丈七尺即放水東流千餘里至
清口能益淮丈餘而入閘乎似萬不能若亢旱不雨天下
事未可知也據目前光景先行實報儻有可為另行馳聞
等因各揭稟到臣該臣看得
國家命脉仰給漕粮至重計也而所以使之纍纍不絕灌輸
京邸者恃有此一線之運道先是清口斷流回空船阻臣

會具疏題　知荷蒙
皇上留神國計行令當事諸臣上緊挑濬矣續得淮徐道稟揭謂將通濟閘內外大加挑空候工完開放立春之後消凌水發船可通行謂此月之中粮艘當盡囬南臣沾沾自喜以為轉盻春和冰開可濟不至貽
聖明南顧之憂矣乃今顧郎中淮徐道所報一謂愈濬愈涸囬空粮船僅過一千有奇一謂環視周遭別無可引之水亦無可議之路據此情節一時治河之臣似亦束手無策者嗟嗟此一清口也去歲之涸猶有望於今春今春愈涸

又將馬望竊恐囬空之船南歸無日而新運之艘益不可
期是不可為寒心哉第諸臣受　朝廷之委託身河渠之
重寄運道固其專責也乃修濬將幾半載所費業已不貲
而竟無尺寸之効涓滴之流似各不能逃其責矣伏乞
勑下工部嚴責在河諸臣將前斷絕清口亟行設法挑濬務
使漕粮之運不至愆期　國計幸甚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又准提督漕運鎮
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太子太保新建伯王承勳揭為清河
日涸新運難前乞　勑當事河臣速行開濬併懇

聖恩俯賜量寬運限事案照先據淮安府管河同知王建亳呈稱清口運河原係仰藉淮黃水入以輸粮運詎意入冬以来勢日漸消以故運口外露淤灘内見老底回空粮艘阻滯數多隨調山清二縣徭長等夫一千六百七十六名𡩋南河工部郎中顧雲鳳駐劄清口督同卑職并清河縣知縣闕香縣丞張正習主簿胡来佐將前外淤内涸處所於十月二十五日興工率夫晝夜挑空於十一月初八日開壩通船祗緣淮黃低極内水及向外流方過空船二十餘隻即淺阻如故隨於初九日復築土壩將河底高亢之

處又挑通三百一十丈濶二三四丈深三四尺至十七日工完及開兩崖堤裏各塘蓄泉水引注漕河水勢增深足堪行運比一開壩而內水仍奔淮黃勢流湍急不及半日深處復淺淺處復涸今欲大挑責在多夫除呈合干上司外等因具呈到爵爵隨一面牌行本官督率人夫併工撈濬務求必濟一面移書總督漕運都御史李三才会淮會集司道議處錢粮添募夫役外復思王同知所呈內外水勢懸絕既甚縱使淺處挑深內水無源難勝消落查得淮城迤北數里許舊有方家壩一座原為閉口車船而設爵親

詣壩上踏勘似可修葺通舟又經牌行王同知分撥人夫七百名轉委照磨王廷璽百戶林萬叢監督挑挖併置辦絞關器具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每日車放空船得與河口比肩而進迄今總計進口者已有十之七八柰值天時亢旱淮水日更耗涸空船尚未盡南回重運又安能北上雖近日 欽取萬年寶栗牡丹花卉船隻經過該爵牌行管河官多撥人夫盤送出口然貢船花木輕而易舉運船粮米重實難移即今廬州等衛粮船於二月初一等日業已陸續過淮第清口淺阻斷非車盤可盡達者今惟

仰藉淮黃上源之水東注接濟此外別無傍通之路矣竊
慮向後重𢁉銜尾而至鱗次淮南高寶一帶河干則數千
糧艘數萬官軍不惟風火盜賊可虞抑且曠日遲久必致
稽誤　欽限此爵之所以晝夜憂思寢食不寧者也爵固
知河臣曾如春身親河上胼手胝足勞苦萬狀但運事急
迫有不得不據實上　聞者伏乞
皇上軫念河變異常運艘被阻　勑下户工二部先將過淮
過洪限期量行寛假仍亟行總河大臣嚴督司道等官極
力河工尅期完報俾運道早通糧船攸濟則　國計軍儲

幸甚豈獨漕臣得免罪戾已哉等因揭報到部送司案查
過淮過洪限期已經戶部題議寬假其清河淺涸糧運艱
難屢經本部覆奉　明旨通行在河諸臣上緊酌議挑濬
去後今該前因相應議覆案呈到部看得清河淺涸為漕
渠喫緊之患糧運艱阻關　國家切膚之虞夫時值回空
既不能資引其歸南而期當新運又何能飛挽以抵北月
令勢迫時窮挑濬萬難再緩倘疏濬未通新運有悞　京
師百萬生靈一旦米珠薪桂不測之變誠有所不忍言者
此在河諸臣不得不亟于疏　請也總河目擊時艱[illegible]

隱憂議倣往昔陳平江節宣舊制引淮南高寶諸湖之水
建閘濬渠以濟新運深為有見相應依擬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河總漕部院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
御史嚴督管河司道等官將總河所議高寶諸湖建閘濬
渠工程上緊興工務期三月內引水歸漕以濟新運弗得
遲延有稽　國計緣係清口勘議已定新運接濟可期乞
聖明俯俞寬限以便責成并運河漸濬漸深水勢愈消愈涸
重運萬分可憂及節奉　欽依該部知道工部知道事理
謹題請

旨奉
聖旨清河淺涸關係漕計甚重着上緊建閘濟渠以濟新運
勿得稽延致誤

濬漕築堤疏

河道總督房壯麗為修築決口堤工挑復故道淤淺以衛
陵運民生事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朱國盛淮海兵備道副
使宋統殷呈詳蒙職憲牌案據淮海道詳開南河分司條
議款開淮安堤工兼用磚石該本道看得河非堤不障而
堤非石不堅揚屬石堤尚多淮屬石堤甚少即以郡城之

際上下僅六七里不過一縷土堤辛酉堤決城陷職此之由淮安重地如此危險而久不議及殊可怪也今若上自西湖嘴下至楊家廟內起建石堤磚石兼用保障三城數千萬生命是萬世之利也酌勢度時委屬喫緊伏候台裁等因牌仰司道會議及查勘運河淤淺疏導等工蒙此又該淮海道抄蒙漕撫部院批據各地方鄉民金梓毛恩等狀詞稱切照淮安行運河道 南自寶應縣界出口處止計長一百四十餘里嘉隆年間黃淮水漲漕河入閘之水自北往南而流年年漸增歲歲為患雖蒙當事區畫濬河加

堤不過以完一年運事詎意近年黄淮並漲内灌為艱旋濁旋清叠罹為害以致河心日高堤岸日薄水由地上欲不潰決難矣且數十餘年漕河並未徹底挑濬求不淤墊難矣糧船則節年出口漸遲又值水勢漲發閘溜洶湧難行重運議開月河分行以速糧艘況月河開放水勢掃刷兩岸延至二三十丈較比一閘金門僅二丈許不啻十數倍矣下流並無節制兩岸河堤立見潰流運道民生均受其害為今之計必俟冬深水涸大挑漕河以挑河之土加築兩岸堤工至于皇華亭一帶逼近城池並險要包家[illegible]

洋信港甃砌石堤保固三城併將通濟福興二閘月河之
內建閘等情批道移會到司又據淮安府軍民郤桂芳等
山陽縣生員陳繼晟等鄉民周文升等各呈稱淮城地勢
居下水患靡常乞建堤濬河保固城社護運等情據此俱
經會行淮安府并管河張同知山陽縣親勘續據該府詳
稱為郡城西門外運河一道受黃淮二瀆浸灌停沙日積
河身日高堤岸日增幾與城垛相平每遇伏秋水勢滔天
盈過岸只得堤上復加高以禦之但沙土無力新築難固
往往防守不支萬曆三十九年一決天啟元年再決無論

萬姓如魚城不沒者三版即山鹽高寶等處田廬漂去平地成湖人民逃散錢糧無辦今歲伏秋水滿如盂城深如釜底者萬姓奔號僚屬官吏奔走晝夜巡守靡寧東岸幸爾無事也西岸連決數處禾稼悉沉水底廬舍渰沒無筭總之防于東而決于西守于南而決于北且冬春之交河勢又淺每多膠舟及至夏秋便勢莫可禦今議建石堤自西湖嘴起至許家閘包家園以護城又議挑正河使河身深廣以受水及虞正河挑而回空糧船過往無從出也必開新河以便行舟大加濬淺石晝周詳一勞永逸萬世無

窮之利也併將管河廳山陽縣先後估計工程錢糧造冊
呈送前來該司道會看得淮安河道當黃淮衝激之餘值
水旱頻災之會河身挑濬既失三年兩度之常累年運遲
又在伏秋水漲之後清口大壩已不能築流沙內灌烏得
不淤即每年估用歲修率多冒破愆期故淺阻旁決之患
無歲無之今親督印河各官躬詣估勘見河心淤高河堤
卑薄追友往患更切近憂則挑河築堤之役誠有不容緩
者既經該府廳詳報前來又經司道減除新河工程自本
年四月開工給過土方銀六百兩外今估未完土方共一

萬六千二百六十二方五分共該銀一千三百零四兩六錢又自西湖嘴起至許家閘并包家圍洋信港石堤長一千六百一十丈磚石相兼共估工料銀一萬四千一十三兩七錢五釐五毫俱係屢減實需應用之數其挑濬正河原估四千二百丈係在水面丈量恐其中高下不等難以懸度且估費不貲更煩區處今以止挑二千八百丈計土一十一萬二千方并築壩等工該銀九千九十二兩七錢以上三項共估銀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一兩五釐五毫查淮安府庫貯河道銀止二萬五千四兩有零尚有歸仁等

堤及各屬歲工之需用於此似難全動今權議三停措辦淮庫此動一分見徵行夫銀內湊用一分或行別處幷不得已而於揚州府庫貯河道由閘銀內協濟一分共足前數及時興舉庶爲妥便倘有增虧稍異不妨彼此通融若夫先做樣工之料價與不時臨工之小犒則有本司清出入𣏌晉爵開榮等罪贓夫銀可以充用無煩別處其未盡事宜可續爲商確者尚多也候臨期酌議揚庫應否動支管兵應否調撥料物應否派辦乞詳示下他如許家石閘幷通濟月河小閘河西一帶土堤工候府廳詳至陸續轉

請等因據此除批行外該職看得黃河難治自古為然即使堤岸高厚猶恐難障狂瀾奈何邇年以來即河各官不得其人每遇歲修率多虛冒以致遥縷二堤半就傾圮河身又高于平地一值伏秋水至澎湃奔騰此潰彼决殆無寧歲至于淮安山陽縣自通濟福興以裏運河年來淮黃盛漲流沙倒灌以致河身日高冬春淺涸膠舟夏秋泛浸四溢民生之昏墊運道之艱阻更屬杞憂今據司道詳議運河新河大加挑濬以為新運計又自西湖嘴起至許家閘幷包家圍洋信港一帶土壩卑薄不堪議要石磚兼砌

以爲保障三城計運道民生咸有裨益委應准從據估工料夫價共銀二萬四千餘兩查准庫收貯河工銀二萬有奇除備修歸仁堤等工留用一萬兩外止餘一萬准其動用不足銀兩于該府收貯牙行夫銀并揚州府由閘燕支修舉一勞永逸計無便于此者且今時已冬仲轉盼春交萬一稍緩桃水一發事必無濟伏乞

勑下工部再加查議如果職言不謬覆議上 請嚴督司道府州縣掌印管河官上緊辦料募夫舉行如果明歲河水未發之前竣事將工程錢糧物料理刑官查明容職疏

請優錄如有怠緩僨事一併叅處抑職又有說焉天下至重者莫過于河道防河如防虜一切歲修堤壩及挑濬淤淺募夫辦料必資于河道錢糧邇來各府州縣衛掌印官視河工爲贅疣應徵河工銀往往拖欠甚多或已徵在官之數那借別用庫無存積一遇河工緊急無米不能爲炊辦料募夫未免後時司道河官必致束手欲其河防修舉如期安可得乎查得京邊錢糧每年完不足數則有叅罰之例而河工錢糧事于重大若不分别完欠查叅註爲定例惟恐年復一年人心愈玩河工廢弛將來不知其所終矣

吏乞　明旨嚴加申飭督屬各省布政司幷直隸各道將
府州縣未完每年額徵河道錢粮務要全完每年終司道
分別所屬將已未完分數冊報職特　疏糾參罰治如有
欠至三分以上者掌印官雖考滿不准給由已徵在官者
凡有那移借動侵欺者容一面拏問一面具題註爲定例奉
聖旨河工着即議覆金元嘉已有旨了趙謙着盡心供職不
得求去錢粮着落該地方官上緊催完不許拖欠那借該
部知道

治水條議疏

總督河道朱光祚爲敬陳治水約法以豫責成以裨　陵

運事職接近報見省直諸臣條上封疆江南江北苦水山

東苦旱水溢則　二陵當防旱乾則四百萬漕艘可虞是

今日之河臣非行所無事之官也況大軍之後有凶年荊

棘之鄉生亂賊泗水發眷又見告矣然則河臣所得閒者

豈趨一水瀆已乎茲且在河言河切聞治河之法有三曰

疏曰築曰濬斯必身履其地相地利人和而爲之未敢懸

斷也謬意治水者之法亦當有三曰勤曰實曰寬嚴互用

敢先瀆　宸旒預與諸司百執事早爲同心共濟之效厥

幾藉手以紓

皇上東南之顧未可知也謹列款開坐仰乞

聖裁嚴飭施行

計開

一問水宜勤查得黃河入　中國歷秦晉河南由豐碭出徐州始為運道合泗沂之水蟺蜿而至清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于海此總河之足跡所不能盡涉也運河自浙江抵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亦河臣所不能盡涉也各管河水利道與守巡兵備之有干河泉者下

遠府州縣印官河官咸得過而問焉然不當問于伏秋水漲之時而當問于十月秋防之後凡南北兩岸舟車馬跡處處當到緩急堅瑕時時當詢或議多築磯嘴以遏其衝或議預捲乾埽以防其汕或議密栽茭葦楊柳草子以護其外或議增修遥堤以束其狂每年必于十月中旬踏勘明白分別三等以當衝最急者為一等次衝二等又次三等有小修有大修有添修合用官夫錢糧逐一委計的當務十一月初類報到職覆核興工通限正月報完聽職間一巡行以考情勤以核虛實如有

營求他委偷安悞事懦則應急報緩以啚郤肩貪則應緩故急以希射利致嗟臨渴之掘無救維魚之失是民生運道之一大蠹也雖有他美何足贖哉至于要地河官悉有隣堤公廨責令常川駐劄不惟居恒可以修四防二守之職即臨運催儹防護各有司存何可諉也若夫修防文移職專以河道部司爲主盖佐二屬州縣州縣始上之府府上之道道上總河總河又下之道道下之府府下之州縣乃行佐領一駁動經數月呼吸利害那堪恍惕如斯倘有不確不速者　璽書具在何敢姑

息伏睹職衙門節奉
聖旨是各該司道等官但與河道相干的着總理官一體甄
別欽此又奉
聖旨近年管河佐二等官多有營求差委妨廢職務不行用
心防守的總理衙門務遵勅諭拏問重治不許姑息欽
此職若故違安所逃罪伏乞
聖裁
一修防宜實凡河泉兩岸廠夫壩夫洪夫溜夫隄夫泉夫
撈淺夫淺鋪夫有一分工食必要得一人之用用一人

上工必須盡一日之力不許貪吏折乾猾胥包攬此一實也凡工料夫役之數應少應多應徐應急印河官必不可下信鼠狐外徇情面內曠職守使窮民剜肉之錢無補醫瘡之用此二實也凡收買秸草椿麻必實給市價必實收官廠必實加苫盖晒晾不許朽爛充數及扣例納銀虛出通關此三實也凡分別功罪實勤勞者必不可以小過小嫌而不敘實貪惰者必不可以有情有勢而濫收使賢否皎然百工競勸此四實也四之者一實百實上有好而下必甚一虛百虛上雖令而下不行王

凡森然誰敢假借查得萬曆十八年工部題奉
聖旨河道每歲修防先年題有定規乃該管官員不行着實遵
守曠職悞事這所議俱依擬行如有仍前怠玩的總河
官指名条奏重治欽此從此上長　爾書計周軍　國
賴與諸司交相勉矣伏乞
聖裁
一曰民力宜寬夫欲防水患無愈于捲埽捲埽之料全資
稍草椿麻與土耳凡選買物料印河官必平價准給勿
除例勿後時勿使費打點錢勿強奪里遞草薪勿派河

[illegible]夫攀折官栁此一寛也築凡堤修壩不免損田捐一人之

世業以捍一方之大患矣既不給價又累賠糧且農夫

饁婦當麥浪云騰笑指南山之候偏嗟壓占敢怒而含

愁良可念也今後或補以閑地或豁彼虛糧或量給倉

穀以償牛種聽印河官從宜酌處此二寛也凡夫役工

食印官必依時面發勿容展轉侵除河官必恤私急公

勿再借名科擾與夫斗笠蓑衣皆當設法措處勿令失

所因致踈防此三寛也凡河濱大戶小家工自工農自

農不許官吏堤甲人等乘危生事使默棲畆被之民畏

禍委去誰與共守此四寬也凡民居在遥縷二堤之中者四月内管河官務家諭户曉令移高阜或永永結廬于遥堤之上若安土重遷怒濤倏至何嗟及矣此五寬也之五者印官約管河佐二司道約府佐印官遞相率勵仰慰

堯咨如有違臣察吏安民之指者定以　璽書從事伏乞

聖裁

一曰責成宜嚴昔人言防河如防虜臣謂過之何也虜隔邊墻外其瑕可攻其堅不可犯也若河流洶湧澎湃所

恃者惟縷堤遥堤月堤格堤順堤斜堤横堤尋丈之土耳尺寸有瑕百千萬丈皆隨之可兒戲視耶非管河司道官留心水汛力任隄維率有司修官民二守謹晝夜風雨四防實土堅夯波濤緊束其有幸乎一或失事而按信地行法法且加大所當嚴者一也聞河工錢糧河南山東頗多江南北浙江亦有之混支日久綜覈未精以致不肖者染指潤橐賢者借完加餉各守巡河道謂宜及時清查行各州縣公借而能補者勿問私挪而肯還者恕之自後每三年臣衙門請

旨通查一次不明官吏

條律議擬事完造冊　奏繳以明登耗之故以定出入之經庶得清楚臣查前督臣潘季馴曾有徵收河道錢糧免入條鞭之議以防那移欺隱河屬有司遇考滿陞遷完額不及三分之二者不准給由離任奉　旨通行至今未知遵否所當嚴者二也凡盜決河防弊端有四有趨利者如惰農放淤奸商灕稅鹽徒私販是也有避害者如獨苦由潰尋口放積是也有害人者如同讐修怨決而沼之是也有以隣國為壑者若大祲稽天處處危急乘便偷一缺則勢緩而易守是也四弊不獨河道

河廳即兵備與文武捕官皆與有責火烈知畏申儆勿
踈所當嚴者三也凡閘流必資于泉源湖水往例十月
十五日築壩灌河水于湖以便斷流挑淺二月初十日
開壩放湖水于河以通糧艘鮮船此無問官民船隻不
敢憑闌即進鮮亦有過期祭 奏之例各閘口石板金
書具在今乃十一月不築正月遂開是名違禁其故謂
何所當嚴者四也凡濟運者泉必以水櫃故安山湖以
三十八里為櫃南旺湖以九十三里為櫃湖有堤堤內
為櫃堤外為田倘此櫃從埋滄海變桑田可言也帯水

成涸轍不可言也若揚州之五塘河南之百泉𪊟瀆之二
閘山東十一州縣之五派斯皆利運急需頃者天久不
雨輙告絶流倘亦下兼并而上睞決排之故乎閘河泛
事原有專責安得不亟亟講求也節年
明例甚嚴勿云遂不可問所當嚴者五也五法行而護陵
通運思過半矣伏乞
聖裁
以上四欵皆治水者之法也臣循有望于同舟共濟者往
聞部臣專治河道臣治民撫治河嵩者一有侵危之事或

肯綮難嘗兼者一開越畔之疑遂町畦易起久之成心不
化債事自多臣不能為之代也願剖破藩籬可矣瀕河有
司終歲勤動非易失上官之譽則難迎寮寀之歡每每總
河之所賢而否者有之如是則精神弛而職業廢且以厭
悃愊任事之心將昔奉營差失守聽總河挈問之 明旨
不幾弁髦乎 請自今河官賢否一以河臣為主不敢私
賞罰以負諸臣則諸臣或亦不忍相負耳若夫河以通漕
使空船回濟寧不在築壩之先雖欲速小挑以濟新運不
可得也臣思漕來有僨運御史有漕務道有運總尾幇而

進尚憂底滯乃船去聽其攬差裝貨折板盜賣大小文武
官無一抑催者此運事之所以日遲也臣意欲以回空一
事委沿河分司凡交糧完日在通灣者聽戶部坐糧廳在
河西務起剝者聽鈔關分司各移會通惠河給單編號註日價
行仍一報臣衙門一會張秋郎中俟過濟寧州行該道驗
明淹速分別究處中河南河亦如之庶舊船早回一日新
糧即早兌一日可免水涸膠舟氷堅守凍之患倘裁留天
津者該道徑報臣與北河可也至于河西務距通灣[illegible]
一百四十里而紆迴曲折河狹水迅且係瀝沙遍計

九淺分管則通州同知與漷縣典史各八淺香河縣縣丞七淺武清縣主簿一十九淺東岸指揮十七淺而總管于楊村通判額設淺夫春夏築堤以束旁溢堤完跡淺以導中壅但淺處不能築壩絕流使河乾見底故淺夫只褰裳水面扒去浮沙及裂指敲氷挽幇過淺已耳查河西務設剝船八百隻通糧廳設漕剝三百八十隻白剝一百隻剝重為輕舟乃無滯中有私貨夫多者船愈重而不能行有利于天津河西務發行者即能行而不肯速似又與官夫分過矣訪得郎中陸之祺揭示于運船淺阻處勸限先告一可以調夫通力而速

之前一便以有淺無淺別委官之勤惰此法甚善又見署倉場督臣云每剝船一隻運糧一百五十石費水脚銀八錢旗甲食米一石五斗河壩官各取常例銀一錢通計不貲公私交困故必使淺者盡深而後每船剝抵壩上諸費可裁諸弊可絕此在漕務道禁重載通惠司督各河官高築深挑遠搬浮土為運事紆遠諒必有同心矣臣計通灣離濟上遠而于長安近故舉回空一事先與漕運諸臣共商之皆職掌內事也然提督軍務臣亦有職恭睹 勅書二道除工部一道節制河防水利撫道者不開外其兵部

所請　勑書開載南直隸淮揚潁州徐州山東漕儲臨清沂州河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等處地方軍機事務聽爾督理各該兵備官員并聽節制如遇盜賊生發即便督同各該巡撫嚴催該道管兵官上緊緝勦毋得延蔓若兵備各官有縱恣殃民貽患地方者聽爾參　奏凡一應興革舉劾詰戎講武有裨軍　國事宜　勑內開載未盡者亦聽爾從宜加嚴酌處是　朝廷原重河臣之權為河臣者敢有輕乎獨娩從宜酌處臣非其人耳一切詰戎事宜容臣任後酌妥會行應具奏者另　疏上　請所謂河上

非逍遥之時而今日河臣非無事之官比也伏乞　勑下
工部與各該相干衙門一體申飭施行是亦臣呼伯助予
用人則裕之深　恩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這條奏河道事宜俱切目前急務該部便於覆行

報木疏

管理南河加陞河南右參政職銜工部郎中朱國盛　奏
為恭報通商銀木之數并陳商竊賠累之窮懇乞
聖慈俯垂軫念以清錢糧以廣
皇仁事照得本司原奉　勑諭帶徵南直隷未完廬鳳平條稿

等木欽此又奉工部劄付為酌議就近委官督徵未完木植以備工用事劄仰到司交代到職奉此除本司前任郎中李之秦徐待聘各任內追完頭二運木植節次批差經歷王大器官舍王承試等押解赴京交收外職於天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履任揆管查得交代冊內有久提未到逋商江亨戚呂玉等各拖欠木價數多隨經移會江南撫按道府及行有商縣分嚴提經年文移往返解有還報者至於見監之商犯家產多已盡絕親屬俱已逃亡除先後監故林宗汪正興汪之政等已該前司題 報外其續到

見追之呂玉汪景韓代追之呂四妹亦相繼而斃於獄至今年九月而張應昇亦物故之欽職給棺槥至義塚生者已死死者無親於是委曲移檄致書各縣搜處始撬發源等縣解到頭運商汜俞桂親屬程劉三呂玉家屬呂實汪孚威汪許等二運商汜汪源家屬汪得名汪之政家屬汪得寀等運到鷹平條槁木二萬一千餘根職親自查閱木中多不登原式着職守候關宜為撙解又撬各商苦訴久繫垂斃之餘累親累屬得尺得寸皆係生命再四籌之與其發換延為烏有孰若急收可以濟公除行高郵州知州

毛國宣督同管河判官王國祚秉公圍量尺寸相近者即
令揪簰解京朽細不堪者纔許變賣水脚據報揀量見木
共二萬一千三百一十八根內該頭運木一萬三千八百
五十根二運木七千四百六十八根募夫分綁批差官舍
黃道等管押該職設處水脚先將頭關銀兩督同高郵州
印官當堂面給水手已於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自高郵起
程三月初九日職親押過淮各夫每至夏鎮即有盜攫私
賣水漂火燬之憂特移揭夏鎮主事督行又差舍人孫文
等將二關水脚銀移揭南旺主事督行遂押於五月過臨

清六月過徳州又差舍人張鑑等將三閘水脚押至七月
過天津直抵張家灣因前任二次觧木水手索餉延挨起
水會收太緩初次中途盜賣燒燬沉没木九千五百根二
次盜賣沉没木三千三百二十根皆藉口水火逃亡職故
差官具文先報部堂下司催其堆收掣批而後入　告隨
閘水手以起水舊規爲言職恐復蹈前轍以致失木數多
又將續追銀一百兩呈解部堂聽候裁行而到灣木植俞
桂等頭二運木二萬一千三百一十八根與圍圓號數冊
十二本差官黄道俱已得掣批迴在卷則此木與已收同

第職准工既竣行將謝事可不悉陳催木諸艱商屬諸苦
於
皇上之前乎竊念各商自萬曆三十三年以來積欠木銀至
十有二萬六千零欠多難追故奉有專　勑催督此時
功令新飭郡縣遵依前任李郎中得追木七萬二千餘根
銀四千五百餘兩盖畧可搜比者俱盡矣該原奉　勑書
内開各商疲累已極如無木責令完銀先儘自己家財不
許扳及無辜又開本差報滿於差内完及三分以上准與
敘錄欽此查得李郎中督催各商十年前之欠木已云物

故子弟代賠子姓無人族屬代賠一人詭敷人敷人合一
夥混冒難辨所以督責寓調停刑罰先勸諭已覺艱苦追
徐郎中接管謂未完木價約五萬有零其難十倍前官即
多方嚴徵曲諭僅完木二萬五千完銀一千零四兩有奇
方相慶完及三分以上減除五萬之數而不謂繕司來冊
將前李徐二臣兩次所解之木減估太多反欠至六萬餘
也孰知二十年逋尾之尾殘局之局正紀斃累及族屬者
亦斃家產窮累及親識者亦窮以至疾呼於千里不屬之
有司檄繁如葉敲骨於幾番垂盡之囚繫鬼餒不靈懼株

連之滋擾嘆鞭撻之無施此追比之難百倍於前者也木
集矣何以備節纜夫集矣何以備餘糧李郎中解木時請
支應天府事例銀一千五百兩內動八百八十五兩零為
水脚餘銀解部比時尚有商人自押到京交收若徐郎中
則動鎮江府柴馬銀三百二十五兩零給夫前行各商碍
已逃亡罕有押箄者更設處水脚以給之在職不敢請應
天府之銀亦無鎮江之銀查照前司舊規執商屬百方設
處水脚銀兩并揀出朽細之木價分作三次給散箄夫復
苦不足則清出徐郎中變木價銀二百零三兩以充之皆

已有數具冊報堂既無商人料理起程亦無商人到京使
費此解木之難百倍於前者也少給水脚則虞不支多給
水脚則虞花費無商管顧則虞抽盜代募多夫則虞逃亡
預籌時日起於糧運之前分派水程限以行糧之給程肟
一程差押一差過一河閘則求同官督行銀不足至借帑
以資接濟木不起至解銀以聽部裁此到灣之難百倍於
前者也復念秋毫皆係　國帑寸木亦俾工用運木之後
陸續再為立法追徵置鞭笞而善開諭奉有堂劄准監察
工程科道衙門手本開稱恭照

皇子誕生頒行天下　恩詔一款內開浙直木商舊欠監追年久正身物故家產罄盡累及親屬代賠者許各撫按官勘明具奏除豁欽此相應查的分別應豁應追并堂批查勘具奏定奪等因遵依除正犯汪之政呂玉吳自芳張數學汪善慶汪源汪萬有汪義程修吉汪景韓俱監故家產罄絕累及親屬如汪得寀呂實吳大升張耿光汪得名汪從龍汪有吉程理汪帯等又有正犯已故如張新即張應昇汪正興產盡人亡並無家屬解到嚴行查勘候會同撫按具　奏外屢以　朝廷德意宣揚鼓動勸其涓滴速輸

亦足以沾　浩蕩之仁各商屬感激涕流哀求覲識助少成多復得追銀一千一百零四兩三錢一分內除一百兩預解部堂外共存銀一千零四兩三錢一分見發揚州府貯庫取有庫收候該府有京邉解官入　都搭解到部赴節慎庫交納似與前司所完三分以上者不甚相遠隨聞部堂下檄通會河已催夫擺灘起水矣此職堂官仰體
聖心俯念代賠之累而時届會收曾無一商答應周旋則夫追察當日漂流之原與夫近来減估之若收不崇朝等從寬結俯惜念載之後艱弘開　兩朝之四宥豈無望於會

收諸臣哉至於中有正身欠多而獄底難完如俞桂江孚
威程濟王康王鑰卿汪許等郎枷追惟見其立斃有奸商
久匿而負嵎不到者如齊君甫即夥商程龍程朝光汪諫
乂即汪廷諫程成德余義元即余懋元家屬余兆龍林大
遠孫藕汪詔即汪紹業正春李和王文德即汪文德許應
元汪慎念即王慎念并俞桂名下夥商汪慎及已故俞懋
春汪元名下夥商汪思慶皆侵久難容其抗違　明旨所
諭勘問掌劄中所謂弊侵故欠豈容一槩濫豁者此也職
居江北各祀在江南甚遠鞭長不及年久法窮唯有地方

之官纔能清地方之事應請部咨直行撫按嚴行原籍府縣查估田產無許容隱徑報撫按酌量具疏題　奏一面報司覆覈造冊報部併候　題覆庶仁及枯槁法及侵奸錢粮始有結局之日而職司少免尸曠之辜耳伏乞
聖明俯鑒微職犬馬之已殫哀矜商竈皮骨之已盡　勅下
本部行令該司將見到賠累之木從寬銷筭將未到未清之商原籍徑追乃可濟於時勢之窮而通於　兩赦之後也職愚不勝悚惕待
命之至